



说到川剧艺术，肯定绕不开吴晓雷老先生。虽然他离开我们60多年了，川剧艺术也在与时俱进，用当今的审美观点去审视吴晓雷老先生的唱腔仍未过时。这么多年来，戏院的后生都习惯性地称他“吴老先生”“吴师爷”。

今年，正是川剧艺术界名家、重庆合川籍著名川剧艺术家吴晓雷先生诞辰130周年之际，合川区组织召开了“纪念‘川剧艺术家’吴晓雷诞辰130周年座谈会”。

笔者有幸走近吴晓雷先生的亲人们，聆听他们间的生动真实的故事。

# “台上会兄、台下会子”

## 吴晓雷朝鲜慰问演出见到了前线的儿子

### 口述故事一：

#### 三个儿子任挑一个，吴家欢迎你

与吴老先生相识是在“又新”大剧场。我是重庆市中区临江门的人，1945年，我八岁时便经舅舅的介绍，进了“又新”大戏院。那时，吴老先生是“又新”大戏院的头牌，也是戏院的坐堂老师，负责教净角。川剧名角阳友鹤、张德成、白书文、陈惠琴等也先后被聘请为戏院的坐堂老师。虽然没有文化基础，但这些名角老先生的教学都十分耐心细致，一句词、一声腔，逐字逐句地教唱，如今都记忆犹新。跟着老先生们学习的第一个戏就是川剧折子戏《斩经堂》，随后还教过《打虎收孝》等经典川剧剧目。

说到吴家，还得从吴老先生小时候说起。老先生本姓乔，出生在合川肖家场一个贫困的乔姓农家，乔家有五兄弟，老先生排行老幺，取名叫“乔隐山”。乔家无力供养，就将“乔隐山”抱养给肖家场一吴姓夫妇，更名为“吴隐山”。养母是个盲人，养父靠捡拾狗粪换钱买米讨生活。不久，其养父去世。吴隐山只能学着养父以捡拾狗粪换钱来养活母子俩。因此，还得一外号“狗屎娃儿”。吴隐山经常在场上的川剧票友背后跟着吼上几句，人虽小声音倒很洪亮。不久，肖家场来了唱川剧的戏班，恰好这戏班缺少一个净角，有人向剧组推介了吴隐山。班主就叫吴隐山来戏班亮嗓子，人小倒没有惧怕，吴隐山放开嗓子吼了几句，班主认为这小孩不错，决定收他入戏班跟学。因有盲人养母需要供养，吴老先生当时不愿意入戏班。戏班爱惜人才，戏班决定由戏班出资购买粮食，供其养母生活。这样，吴隐山就安心在戏班跟学。慢慢地戏班逐渐变大，吴隐山便又投“晓字科班”，也就是“怀宁科班”学戏，专攻净角。根据当时戏曲界的入门习俗，吴隐山这一名字，也因此更名为“吴晓雷”，自此吴晓雷这名在川剧界越来越响亮。吴老先生在川剧界有了名气，曾经还回到合川肖家场宴请了肖家场的一些村民。

吴老先生在川剧界名声远扬，重庆市中区南纪门一陈姓家，看中了老先生朴实憨厚，就将女儿许配给老先生。陈家也是一贫苦人家，陈家姑娘也仅靠给富人家浆洗衣服来赚取生活费。1949年前，陈家姑娘与老先生结婚后，自然就称为吴陈氏。1949年后，派出所给吴陈氏取了名字为“陈国贞”。

吴老先生与妻子陈国贞共有5个子女，前两个是女儿，后三个是儿子，大女儿名叫吴昌颜、小女儿名叫吴昌容，大儿子叫吴昌海、二儿子叫吴昌培、小儿子叫吴昌德。我的丈夫就是儿子中排行老大的吴昌海。

老先生非常重视子女的文化学习。我没有文化基础，但是后来我们在老先生的教导下，识字、学文化、看剧本，还是增长了不少知识。老母亲从不过问老先生的川剧艺术，老先生也不允许自己的五个子女进剧场，更不允许子女学习川剧，在旧社会，戏子被划为下九流。吴老先生还是希望自己的子女通过读书来光耀门庭。在吴老先生的督导下，两个女儿念到初中毕业，三个儿子念到高中毕业，在那个年代，还是非常不错的文化程度了。

1953年10月，我们与吴老先生等川剧艺术工作者，与部队文工团一起，随第三届赴朝鲜慰问团演出。演出团刚到达部队驻地，就立即换装，准备登台演出。也不知是谁透露了消息，告知部队，吴老先生的二儿子就在志愿军二十五军三十五师时，部队很快将他的二儿子接到了演出现场。这时，吴老先生正在演出川剧《五台会兄》，演出下场后没有卸妆，吴老先生赶紧询问儿子在部队的情况，爱子之情溢于言表。吴老先生“台上会兄、台下会子”很快在慰问团里传为一段佳话。

与吴老先生的第三重缘分，是我成为了他的长媳。我们在剧院里，跟着吴老先生等学习和生活，他们既是教学中的老师，也是生活中的长辈。突然有一天，吴老先生向我抛出了一个难题：“吴家有三个儿子，你任意挑选一个，吴家欢迎你！”我敬佩吴老先生的艺术与人品，反复思考后，决定嫁给吴家的大儿子吴昌海。

1960年，我记忆尤其深刻。1960年3月6日，我嫁入了吴家，成为吴家的大儿媳；1960年，我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；1960年10月中旬，老先生突然离世；1960年11月27日，我生下第一个孩子，也就是我的女儿。

感谢党和政府对川剧艺术工作者的关怀，合川区还



前排为著名川剧表演艺术家胡琦先生，后排左为整理文稿者兰梦宁。

专门修了剧场和公园来纪念老先生，作为吴老先生的后人，我们感到无比荣耀。

（此稿于2024年10月10日由胡琦口述，兰梦宁整理。胡琦，1936年11月出生于重庆市中区，著名川剧表演艺术家，吴晓雷先生的大儿媳。）

### 口述故事二：

#### 你是川剧院的学生了，我倒降辈分了

在我幼小的记忆中，吴晓雷老先生的个子不高，身材偏瘦小，但他的声音特别洪亮刚劲。吴老先生喜欢喝酒，淡看名利，对川剧的挚爱，至今都深深地影响着我。吴老先生离世时，我未能见到他最后一面，也是今生最大的遗憾。

吴老先生是四川省川剧院一团的职工，但他没有住川剧院的宿舍，一直在川剧院外住的。我小时候的住家与吴老先生都在解放碑大阳沟正阳街这一条街。我们家开了个小酒馆，吴先生喜欢喝酒，我爷爷也是一名资深的川剧玩友，吴先生经常来我们小酒馆喝酒，与爷爷交情特别好。吴先生在喝酒时，每每见我在场，都要教我几句，还习惯性会叫我抿一口小酒，说是自小培养酒量。吴老先生常喝的酒仅两种品牌，那就是泸州老窖和五粮液。本来戏曲界很忌讳登台演出前喝酒，可吴先生倒是“无酒不唱戏”，在演出前，都要呷一小口。小时候读书时，我每天上学、放学都要从吴先生家门口过，他也常常递糖给我。看着吴先生的慈祥，我感觉特别亲近。

1958年9月3日，我与罗吉龙、李平等几位同学一道正式进入四川省川剧院一团学习。

入学第一天，吴老先生当着全体同学和老师的面，摸着我的头，开了个玩笑：“如今你是川剧院的学生了，我倒降辈分了！”这确实也是，原来因为吴先生比我爷爷小几岁而已，我自小尊称他为“吴爷爷”，如今得改口叫“师父”了，引得老师和同学们一阵大笑。后来，根据戏曲界入室习俗，吴派入室弟子艺名中当有一个“雷”字，我便有了艺名“尹幼雷”。那时比我大35岁、早已蜚声川剧界的名角、合川涪滩人金震雷，以及川剧界名角蔡如雷、漆鸣雷、罗一雷、张春雷等等，也就是我的同门师兄了。但师父教导我：“我们在一起，你可以叫金震雷他们为师兄，但是在川剧院里，你必须尊称他为团长。”因为那时金震雷担任川剧院一团副团长。进入川剧院学习后，我们这些学生都住在川剧院内，但是师父并没有住在川剧院，这反倒让我们见面的机会少了许多。一朝入师门，一生师徒情。能成为师父的入室弟子，真是我的一生幸运。师父教我们的第一个戏目就是《牧虎关》。三个月后，我就在解放军戏院登台演出。

1960年中秋节前夕，我们川剧院组织演出团参加“广交会”演出。离开重庆时，师父主动提出，师父师母、师兄王德云夫妇还有我，五人拍照合影留念。这张照片，至今我都还细心保存，这是我与师父唯一的合照，也是唯一的留存，我也会经常翻看这张照片。参加“广交会”期



前排右为吴晓雷先生，前排左为吴晓雷妻子陈国贞，前排中为尹有贵。后排为吴晓雷弟子王德云夫妇俩。

间，我们演出团在广州演出了一个星期，在广州演出的最后一场正是10月1日，随后又转往深圳演出三天。那年的中秋节，还是在从广州赶往武昌的火车上度过的，剧团演员们在火车上吃月饼，共话中秋佳节。1960年10月中旬的一天早上，演出团接到电报，说师父突然离世。当时，我瞬间忍不住眼泪簌簌直落。当天晚上，我与师兄王德云两人因心情异常糟糕，不得不缺席了演出，剧团好多饰演花脸的演员都在暗自流泪。演出完后，饰演花脸的几个演员各自都唱了一段，以表遥祭。

（此稿于2024年10月10日由尹有贵口述，兰梦宁整理。尹有贵，1948年出生于重庆市中区正阳街，川剧名家，系重庆市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川剧代表性传承人。）

### 口述故事三：

#### 要学全褂子，今后好跑摊

1958年，我考进四川省川剧院一团时，才13岁。那时我们一起在川剧院学习的60余名弟子，都习惯性地尊称吴晓雷先生为师爷。虽然我仍然处于懵懂年少，与师爷相处也仅有两年时间，但清楚地记得师爷的温和、谦逊，对川剧艺术的热爱与执着，以及他在川剧艺术界的绝对影响力。

师爷唱的是胡琴腔，扮演的大多是净角，他是我在川剧院学习时的第一个老师。当时我学的是“生角”，学习的第一个川剧剧目是《五台会兄》，在这台戏中，师爷扮演杨五郎。后来我在这台戏中也扮演杨六郎。

师爷主要是给我们排戏，虽然我扮演的是生角，但是在排戏中，师爷也会经常指导我。戏曲艺术讲究“唱念做打舞、手眼身法步”，师爷听我的嗓音好，也多次叫我唱净角。我觉得自己眼睛小，师爷就告诉我，梅兰芳为了练眼力，养鸽子在天上放飞，使眼睛能集中到一个点上。师爷让我们看点燃的蜡烛来锻炼眼睛，让眼睛变得灵活有神。在教学中，师爷很严格，但不严厉，对我们很温和、亲近，从不打骂，而是一板一眼、一招一式来教导我们。他常常叮嘱我们“要学全褂子，今后好跑摊”。师爷尤其强调我们要做到“台上有艺，台下有德”。

师爷的戏份排得很满，几乎每天有演出，或许只有腊月三十晚上不会演戏。在1949年前，他在剧院每天参与演出一堂戏就会收入18~20个大洋，待遇是很高的，就连当时著名川剧旦角阳友鹤老师一堂戏也不过才领到20个大洋，足可见吴师爷在川剧界的艺术地位。

师爷对川剧胡琴腔的唱腔艺术进行了创造革新，吸取京剧、汉剧、滇剧、汉中二簧的优点，创造了刚劲有力、韵味深长、声情并茂的独树一帜的“吴派”唱腔。他在《五台会兄》中杨五郎“堪叹太宗掌龙位”一段腔，吸收了滇剧的梅花板，但他却又不硬搬，符合川剧胡琴腔的行腔规律和伴奏形式，丰富了该剧原有的唱腔。20世纪40年代，师爷的唱腔艺术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，居川剧花脸之首，被誉为“唱腔大王”。那时，川剧花脸几乎无一不学师爷的唱腔，在川剧界有“无净不吴”的赞誉。他创造的“吴派”唱腔优美动听，观众百看不厌。当时，川渝两地川剧艺术界中，好多已经登台唱戏的演员，慕名前来拜师爷为师的，络绎不绝。在师爷几十年的艺术生涯中，他直接教过的学生就数以百计。那时，依照戏曲界的入室习俗，师爷将入室弟子的艺名后面都缀有一个“雷”字，如其亲传的得意弟子金震雷、张光雷、张春雷、罗一雷、蔡如雷、漆鸣雷、张建雷、张松雷、胡震雷等。师爷的这些弟子们，在川剧艺术界有着较高的声誉，都是各地把“水口”的人物。

京剧净角著名演员、裘派艺术创始人裘盛戎老师带队到重庆演出时，也经常和吴师爷交流探讨唱腔艺术，川剧和京剧的花脸唱腔艺术在重庆有了更多的相互融合。

（此稿于2024年10月10日经罗吉龙口述，兰梦宁整理。罗吉龙，1945年9月出生于四川万县，著名川剧表演艺术家，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。兰梦宁，合川区政协委员、合川区文联副主席、合川区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。）